

四書經注集解

卷之三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旣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禮祭義奉承而進之易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按由太虛四語見正蒙太和篇又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散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兩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莊子道不遊太虛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

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妖詩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趙岐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遺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

禡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周禮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釋文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漢書音義兩手共一木曰恭兩足各一木曰梏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上聲

彊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

卷之三
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旣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達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

說文主發謂之機周禮註術之巧者曰械莊子天地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士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教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
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名實則相成益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
語皆去聲

朱姓句踐名

宋孫奭疏
句踐宋人

遊遊說也

史記張儀傳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范蔡列傳贊范睢蔡澤世所謂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說力少也李斯傳今秦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人知之亦貴囂人不知亦貴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貴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貴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則所
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
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
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

皇極經世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則無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

文子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士人者謂之傑餘詳公孫丑

蓋格衷秉彝書湯誥降衷子下民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

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坎音
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五傳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又五傳至哀侯元年與趙魏共分晉國又七傳至王安而滅於秦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文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郊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魏詳論語

欲然不自滿之意

學林欲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 按字書名
音坎穿也故字凡從召者皆有虛翻之義

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風土記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創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撾之中者以爲上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下譽之事

見書禹謨大

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

周禮夏官司勲民功曰庸

豐氏曰

宋史列傳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後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帝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十餘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倅恐上累大德徽宗立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曾布拜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母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意帝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蔡京修舊怨坐貶除名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謚清敏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所薦士皆知名當世云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語見史記詳禹章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
斂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鮫人遜齒而讓
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淮南子昔舜
耕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堊埆以封壤肥饒相讓約於河濱
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
言手不指麾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史記正義苦讀如鹽
音古鹽也索隱窳音庾說文器空中亦病也唐書韓琬傳器不
汗窳注不牢曰窳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

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法言甄陶天下其在乎後漢書鄧惲傳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韻會漏滲漏也唐韓愈進學解補苴罅漏宋史傅伯成傳天下之勢如乘舟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寢多蘇過颶風賦補

茅茨之罅漏

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漢書賈誼傳孩提有誠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